

自从那年在江都人民饭店吃了那里的砂锅狮子头,不觉十多年过去了。十多年来我总是对此念念不忘。这次来到扬州,恰好被安排住在江都。我难忘“旧好”,告诉江都的朋友我要寻找十多年前我吃过的那家饭店,吃那家饭店的砂锅清炖狮子头。我说,我不想那里的河豚,我只想狮子头。朋友一听,笑了,那饭店还在吗?还叫人民饭店吗?还做你爱吃的狮子头吗?再说,扬州到处都做狮子头,就你说的那家好吗?你这是“恋旧”!我语塞。我的朋友安慰我,你会吃到好狮子头的,比你十多年前吃的好。

从江都的那一刻开始,我的朋友每次点菜,总要点狮子头,他们安慰我,也想说服我。我也平心静

一路觅食到高邮

谢冕

气地接受他们的好意,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也许是我的执意和偏见,我暗暗告诫自己。但是,一路吃下来,宾馆里的,外边宴会的,还有那日在瓜洲镇由邗江区文联在狮子楼宴请的全鱼宴特做的,传统的,更多是改良的,清汤的,加了酱油的汤的,干烧的,油炸的,加虾仁的,垫菜心的,凡此等等。我仔细品味,细加比较,觉得味道全变,完全失去旧日的那份滋味了。我向朋友表达了我的失望,他们依然笑我,以为这种怀旧的心情是很顽固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老人吧,都这样的!

我们下榻的宾馆位于江都新区,人民饭店是老市区,其间有一段路程。我尽管想,却无法自行“微服私访”。但我的心是坚定的,十多年了,这番重来,我一定要找到这家令我历久不忘的饭店。说来也巧,机会到了,那日有一个活动是在老市区。车子驶过大街时,我一眼就看到了路边的那家食店,还是老招牌:人民饭店!门脸什么的,都没变,就是多了个彩色灯箱,上面依然大字写着“人民饭店”。都什么时候了,还叫这过时的名称,不怕影响生意吗?

这正是店主人的自信,不趋势,不随俗,不追逐时髦,依然故我:老字号,老传统,老手艺,老顾客。我们不妨换个位置想想,打从解放到如今,有多少工农饭店、红旗饭馆、长征餐厅、人民饭店,都纷纷换了新派的、流行的名字了,像江都人民饭店这样的数十年坚持不改的,该有多大的定力,该承受多大的压力?要没有充分的信心,要没有敢于吃老本的真本事,能坚持到今天吗?不讲远的,单就我上次造访,也已是至少十年过去了!这十年,大家都在不断地“与时俱进”,而它偏是坚持原样。

找到了人民饭店,我如旧友重逢,是自欣喜不禁。我于是建议主人,今天中午我们就在人民饭店用餐吧。主人看了看这门脸,面面相觑,面有难色。这次他们不再说我“恋旧”了,

我与兄长有个约定

诸雄潮

似乎稍低了点。但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意味着自我满足。”从这个角度而言,无病人无犯人即幸福也是一说。也有人以为,幸福的人同时既当孙子也当爷爷。这样的人五世同堂,在当今普遍晚婚晚育的情状下,实属难求。我的祖父在我幼时已经去世,我的祖母连我的母亲也不曾见过,所以,同时既当孙子又当爷爷,我是做不到了。现在我与兄长有一个约定,“七十岁还当儿子”。我比父亲小三十岁,等我七十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整整一百岁了。我以为,这也是幸福的一个标准。

人生有什么追求呢?我的追求大致有三:有收入,可以维持生活,完成孩子受教育的过程;如果有较丰厚的收入,可以满足美食之欲,远足看看世界,实现自己的雅乐。有家人,可以享受人伦之乐,情感的外溢或内存,最好得有亲情相伴随,亲情之间的化学反应是世上最美好的化学反应。有嗜好,嗜事是精神、体力和智慧专心致志的投入,一种良好的嗜好可以陪伴我们度过漫漫人生,如果在享受这个嗜好的过程中,还能有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产生,那也称得上是对人类有所贡献了。

亲情相谐,家庭和睦,是人生的追求。七十岁还做儿子,是人生的福分。有长辈,可以孝,有父母,自己还可以是孩子,那是完满的一大家子。梭罗说,瓦尔登湖“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未必到处都有,自己的眼睛却是伴随自己一辈子的“湖”。在这个湖中,同样可以看出人性的深浅。

大学毕业离开上海,至今已29年了。刚开始,只能四年回家探亲一次。托国家实行长假制度和经济发展之福,现在每年可以三四次回故乡常州看看,到上海看望高堂。年纪越大,常回家看看的念想越浓。不做别的更多的,就与父母在一起坐坐就很好。一杯茶,一支烟,一顿饭,一段话,也许就是一辈子。人生是旅行,我期望生命之水流得长些……



八座好山（焦墨画）

邵

璞

这么多年,我几乎从来没当过什么音乐节目的评审,好不容易出来,做了个美食节目,于是每次都有记者问:你怎么会喜欢做饭?

我倒觉得这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做饭从本质上说和音乐很像,每一种材料都要配齐,哪个是主旋律,哪个先哪个后,哪个和哪个发生关系,都是有讲究的。我也经常会开玩笑,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对卧室的兴趣转移到了厨房,现在我家的食谱比乐谱还要多,就是这个道理。你着迷了,就放不下。

虽然喜欢,但是我真正特别擅长的菜不算多。这次在《顶级厨师》里做的“爸爸面”,可以算上一道,平时我经常做给小孩吃。我家老三每次回来,我都会炒好一大罐这种“爸爸面”的酱让她带去,

她自己煮点意面,拌一下就能吃。想来,我真不是顶级厨师,只能说,我是爱做菜,做的大部分还真都是懒人菜。我甚至希望每一次做菜水平都不一样,即使是做同一道菜,我都希望能根据当时特定的心情和吃饭的人,调制出不一样的口味。

我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对做饭有兴趣,但的确是在完全变成一个单身男人以后,我才认真真真拾起了这件事。我想我是单身,我得照顾女儿,我必须做饭——不然一个单身汉回家干什么呢?我只能把寂寞放在厨房。

印象中2003年到2004年以后,我们录音棚里有了不成文的规定:每天录音到差不多5点半,我一定会收工,回家做饭。其实做

饭也很简单,下班,开一瓶酒,慢慢做,的确是能让我舒展身心、忘却烦恼的活动。渐渐地周围的人就都知道我爱做饭,也知道我重视晚饭,都会按时提醒我下班。我也觉得晚饭就像一种仪式,一家人聚在一起,女儿有时候会帮我打下手,有时候也能陪我聊天。

我相信她们对我总是宽容的,毕竟现代社会这么忙,有几个家庭的爸爸能够每天做饭给孩子吃?在我们家,冲着我每天都能给她们做饭,她们对我的厨艺也不是那么刁难。所以除了晚饭,我也会给她们做便当,前一晚上做好,第二天早上起来炒一下、热一热,再让司机送去,后来我女儿就说,这些便当在同学中都出名了。

她们委婉地、嗔嗔地说,不行的,请你,这有点寒碜,不够档次,再说,你看这环境,上级要批评我们的。我再次感到无奈,我毕竟是客人,客随主便啊!

同行的叶橹教授见我失意,又感我情真,连忙安慰我,并且承诺亲自陪我去高邮,他要让我吃到最好的狮子头。叶橹先生青年蒙难时在高邮住过多年,高邮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熟悉高邮,对那里的饮食也十分自信,我是信他的。随他到高邮走走,也探望一下汪曾祺先生的家乡,借此品尝美食家汪先生引以自豪的高邮美食,我听从了叶橹的建议。至于那里的狮子头是否“最好”,就不敢说了。

一路觅食到高邮。由于叶橹先生的精心筹划,我是吃到了一桌极好的美食。那家的饭店取名随园,可知自命不凡。店主是对淮扬菜肴很有研究的中年人,那天他亲自主勺:红烧河鳗、雪花豆腐、软脰长鱼、白汁素鸡,十多样菜,都很到位。也做了一款炖狮子头,是过了油的,却吃不出我当年吃过的那种风味。主人盛情,不能扫大家的兴致,我只好默然。

我在扬州前后待了一个星期光景,人民饭店是个过门而不入,空留下遗憾,还有人们对我的“恋旧”的误解。带着这种怅惘的心情回到了北京。到家,接到诗人曹利民来自江都的一个电话,她说,前天在机关办公室说到谢老师惦记的人民饭店的狮子头,同事们都说,全扬州做得最好的就是这一家。

难怪它坚持不改店名,人民饭店就是它的品牌,也是它的名牌。

我的老战友潘紫阳远行了,他说他要到紫阳花盛开的地方去。

我们是在祖国的边境——那难忘的战斗岁月凯旋后分手的。转业后他去了济南,先到环保部门工作,后又调山东省新闻出版局任纪检组长、监察专员、党组成员。后来我也转业回到上海,二十多年来我们只是通过电话……

他是一个大好人,是我们政治部一致公认的。他任干部科长,是部里最年轻的科长。近一米八零的



地中海过了南意大利,突然变得奇谲起来。山高了、岸陡了,阳光灼热,海水更蓝。这里有个叫阿玛菲的海岸。小镇波西塔诺(Positano)就在阿玛菲一隅。此地山体嶙峋,悬崖密布,白色的房子群镶嵌在崎岖的山路之间。这样的房子里,总有一面窗正对着变幻的大海。

Positano 通常译为波西塔诺,然而小镇的第3701位居民、来自北京的女钢琴家黄爱莲嫌它太冰冷,自作主张改为“波色太浓”。瞧,珠玉般圆润的发音在唇齿间吞吐,不是很古典,很精致,很中国?它是我见过的最感性和性感的翻译之一,也是这个外表形似印第安女人而内心更接近吉普赛女人的中国女人历经坎坷波折后,浴火重生的地方。

在黄爱莲离婚二十年,和奥地利音乐家男友相处的第九年,她遭遇了痛不欲生的情变。那个小她17岁的朴素多情的长笛手曾一点一点把她引入一个仙境,与她相伴从美国到欧洲,又一起去北京录制《黄河》钢琴协奏曲,虽然少语,却稳稳地支持她完成困难而荣耀的工作。当两人事业之路越走越顺时,他对他的感情也达到了高潮,而他却无预警地遭遇新欢离她而去。

此时回忆是不允许的,只有像硬汉一样往前走。大雁过冬一般,心力交瘁的她本能的飞到南方去找寻一块温暖的新栖身地。她像一匹过度使用了的伤马,需要在那个小小天堂舔噬伤痕洗涤倦容,换上新的马蹄铁,配上新的马鞍,经过修整重新上路。

命运的吊诡使人从无法操纵和计算它,所以灿烂人生实在无需太多准备,可必须要有随时出发的热情和勇气。黄爱莲大半生冰火相融的际遇都与音乐、爱情有关。这些年,她活跃于美、欧、亚的音乐舞台,在波色太浓创立了音乐节,更有数不清不断的浪漫浓情。身为女人,除了需要日常动力外,来自男人的激励是多么重要。她不是一个坐在家里任梦想和感情煎熬的人,而是必须去行动,去取得,去实现。

流行歌手顺子是她的小女儿。在创

作《回家》时,妈妈刚结束了的9年爱情。《回家》就是在对妈妈亲爱的劝说。“别再哭,就让他走,再多痛苦的等待,相信我也能承受……”每听到这首歌,黄爱莲都会抽泣不止。她永远不会忘记女儿在要进录音棚的那个下午,还没写出副歌部分。在她几乎睡着时,突然被深情诚恳的旋律唤醒。她敏感地知道,这首歌将打动亿万想回家的心。她也欣慰地看到,在她面前亭亭玉立着的是一个经历生活甘苦、有担当敢闯荡的人,不是那个为不成

功的恋爱绞心的小女孩了。母女俩就像一对患难朋友,一步步艰难地从沙漠泥浆中爬了出来。

上海辞书出版社在今年上海书展最新推出厚达四百多页的《我是“顺妈”》中,黄爱莲用绝大多数篇幅写家族传奇,写成长,写历史、音乐和东西方文化,写漂泊、梦想与爱情。浓墨重彩,亦真亦幻,一如她恣意奔放的个人气质。她拥有的也许是世界上最远距离的家庭了。大女儿青青在美国,小女儿顺子在中国,她在欧洲,三个女人,各有各美。追溯上去,她不平凡的身世也极富传奇色彩。生父和养父均颇有声名,从小在清华手足殷长夫,一起留学美国又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她母亲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世界文学。在爱莲眼里,母亲是家族三代女人中最美的。不仅有容貌之美,更有勇气之美。超越道德的边境,在20世纪中期,母亲和生父不顾一切的爱恋,结下了她这颗有着激越生命力的秘密果实,不仅是一种禁忌和背叛,更是一次对命运的抗争,这也使她母亲一生都生活在不为人知的曲径艰难之中。

不甘心命运的安排、敢于给自己调整位置、永远站在生活的第一线,这也许是黄爱莲家族三代女人的共性。她们的内在激情,成为追逐的、捕猎的、牺牲的力量,在燃烧中成全了女人的美丽。正如第八天的蝉。蝉一生只有七天,活了八天的蝉拼命多活一天看到了同伴们看不到的风景。

“也许我的妈妈是个不会当妈妈的妈妈。但命运把她推向了这个舞台。她不甘心只做个妈妈,因为她失去了太多.她需要找回自己.有她自己才会有我们。”女儿们说。

军委之命参加祖国边境自卫还击作战,金戈铁马,我们在那十分艰苦且又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战斗条件下度过了一年。

我们首先听到了《十五的月亮》那首著名的歌曲。他们夫妻俩都是军人,接到参战

命令义无反顾双双上了战场。那一年他们把唯一的幼小的女儿托交给父母。在那艰苦的作战条件下他想到的首先是广大的指战员,为了让亲人放心让指战员们安心。他想尽一切办法,录制录音带和其他办法想方设法送到后方有关亲人们的手里。真是做到了极致。唯独他没想到自己夫妻双双也在战场呀!

潘科长是将门子弟,父母亲都是战争年代过来为共和国立下功勋的老前辈。可在他身上却没有丝毫娇气和傲气。

他说他最崇拜的伟人是周恩来总理。不难看出潘科长行为处事是有伟人在做榜样呢,真是“仁者无敌”呵。

2011年6月15日潘科长要远行了,他说要到很很远的紫那阳花盛开的地方去,他还关照不要告诉各地战友,他怕他们破费来送行。伟大哲人司马迁说得,人有“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之分……

游记二首

王养浩

一、雁荡览胜
举目大小龙湫,山色秋。惊叹峰奇景秀,晶星稠。鹰敛翅,牛望月,相思愁。记否雁湖鸟歇,频回首。

二、温岭出海
温岭连海天,群鸥掠水面。错过曙光现云间,捕鱼争当先。风起浪翻晕眩,几多鱼鲜,谁知甘甜?

“一个民族没有英雄伟人是可悲的,而有了英雄和伟人不去尊重他,爱戴他,同样是可悲的”……从军营到地方可谓一路春风,中纪委驻国管新闻出版总署纪检组、监察部驻新闻出版总署监察局、山东省新闻出版局等对潘科长都给予高度评价——潘紫阳同志一生为党工作奋斗不息,为新闻出版事业纪检监察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紫阳花是珍稀花卉,属虎耳草科,相传是八仙过海时何仙姑洒下种子故称“八仙花”。紫阳花盛开的天堂,鸟语花香,一定很美很美!

